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記三

紹文堂記

紹文堂者何、無錫俞諫議泰之堂扁也、堂何言紹文也、紹前人之文以示之后耳、始祖貴四、早嘗草昧抱經而隱、其文樸以靜、曾高祖安一、心主忠信、身行謙退、誣入尺籍以德而削、其文恭以孚、高祖德惠學究經術、官舉人才、遭世不靖、未竟厥志、其文默以烈、曾祖宗海抱痛讀書、未獲永年、其文儆以格、厥祖友梅

文必言所以紹如俞氏水永先人矣百

篤于脩已不求人知恭而有禮沉而有容耋耋稱道不改其初俞氏之孝誕弘于茲其文敦以確厥考味泉厭厭經史旁疏諸藝凡所諷詠自情而發從遊百數多底於成爰及厥弟亦克有立其文慱以達然則何貴四安一云爾也曰名字也友梅別號也宗海之于恭也味泉亦別號也友梅之子謙也紹文而始于貴四者何俞本汴人宋氏南渡始籍無錫其譜亡矣貴四當元始有考焉爾何以不及支派也諫議實生於味泉自紹文而言貴正宗也然則諫議之紹之者

人竿頭更進一步先生發人之無已也如此文

佳事佳文

如之何質直而不固斯可以紹朴靜矣蚤舉甲科拾遺瑣闥積誠而動主言必中會竭力回天罔或頗越斯可以紹恭孚矣篤而定斯可以紹默烈矣昂霄凌雲斯可以紹儆恪矣報國如家守學不渝斯可以紹敦確矣糾率寮寀共濟舟楫敷時休德種此四方斯可以紹博達矣癸酉

仇氏同心堂記

同心堂此上黨仇氏丈夫會飡之堂也仇氏世處潞州南雄山東北自其高祖給事君肇開厥家至宿州

第此記未作五世同心不知作此記后視宋記時何如故篇諄諄傳曰子孫賢旌乃忝

吏目樹藩藩儀賓森盖五世矣家衆汔百指未析也於是考鍾而食家範成鍾八聲內外升有序堂聽訓鍾九聲丈夫則食於同心堂一家之人本同氣也本同氣則本同心心氣之主也故以約氣血綴骨肉聯族屬流恩愛秀禮讓纘前休廸嗣續咸知于此如心同以居四海九州可逝況于家乎夫二人異姓也同心雖黃金可斷君臣義合也同心雖天命可永況于父子兄弟乎夫祠堂尚孝宗子尚賢家長尚公典事尚能冠婚喪祭尚敬男教尚義女教尚順家庭尚肅

族類尚睦。田宅尚勤。錢穀尚量。飲食衣服尚儉。賓客尚恭。預防尚智。此十有六範者。非同心惡能有之。如心同。雖以範四方可也。況于家乎。昔張氏以忍處九世。花樹常氏以會處數世。近世鄭氏以義處十餘世矣。夫忍必有所不安。會必有所不合。義必有所不利。然猶勉焉。十餘世不衰。若同心則又焉有不安與合與利哉。雖百世可知也。於戲。仇氏之子。其志於仁乎。嗣是之來。哲其永念厥初。苟不紹舊德而興。興心雖富。如陶朱。君子以為守。錢虜也。於戲。仇氏之子孫。四

方于爾觀焉予言其事而請記者寺丞李升之堂

全終堂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山周公公瑞弘治末年養疾山間正德戊寅七十有四考終于家

武宗毅皇帝勅禮部致祭壇工部具葬費而江西叅議陳君墀奉命寔來庚辰正月七日其子中府經歷讓等安厝於州東太鄉六都逸山後依崇崗兩山夾峙脩江襟帶其前於是遵制爲域周垣百堵建亭其中祇奉

按公生平俱從制誥中做來而能為國集事在成績名位亦竟無慊公其有智者乎序中盡其張雄底裏煙墨揮灑能可位功臣也

皇言乃作堂三穩春秋奠祀在亭之南其左則神道碑少傅大學士遂庵楊公所譔者也君子謂公歷官中外清白一致卒沐　殊恩光前蔭後遂名其堂全終而衛經以記來問柟曰嗟乎終之難全也昔曾子啓手足以示全著戰兢也子張呼申祥以告終幸庶幾也然地有仕隱則身有行藏要其為終皆不可苟也夫公自筮仕以來細者勿論其所遭之事最難終者有六歷官兵部清戎內外得卒八萬皆可歛怨而遠禍難終也然不酖茂著而余馬二公相繼稱獎凡

有奏章且與參謀其在浙江杭州之滯獄千人嘉湖之餓殍萬計武康德清安吉之盜賊及郡縣杭嘉湖之圩岸崩塌殃遍畝畝難終也然或訊奸而釋冤或糴富而勸分或懸金以傳魁或石岸而濬港無弗立濟者也布政河南出納之羨至四十七萬有奇雖至潔者難終也然皆悉登之籍無或少私焉弘治戊午乃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州初

太宗皇帝封元後脫脫為哈密忠順王傳至天順間國王死無子母監國有土魯番者襲奪其勑印其部

落弁居甘肅至
孝宗皇帝嘗遣大臣經畧之亦無功未幾哈密擁衆
立陝巴復被虜去承其後者難終也公至即脩武備
建議絶貢放其使臣於瘴鄉於是土魯番畏服送陝
巴及勅印於甘州公復奏冊封陝巴并賜番土魯番
之禮又奏以奄克孛剌從女為巴妻於是諸部悅服
遣使入貢
上齎賜金幣以彰殊績及其調内巡撫陝西也達賊
小王子擁衆十餘萬入河套侵薄延寧

朝廷遣專官統京兵二萬五千出至延綏饋餉仰給于陝然皆坐食不戰恭順侯吳某者提兵防河聞賊勢猖大亦移疾還省虜遂猝入鎮原柳征川當其處者雖終也公既轉輸延綏劾罷吳侯而又以土兵千二百人襲走萬虜虜侵固原固原先備虜侵平涼平涼先城虜遂殺謀者而去而公所獲賊級以百計人畜以千計器物以萬計也薊州草場地數千頃內監京營民產相雜自成化中互爭文武大臣科道數勘不定

孝宗皇帝知公才望詔改巡撫然情[illegible]臨難終也
公至請官會勘躬臨量度取景泰中察草判之明予
奉正疆界不少遷就號入而
上覽至日昃曰草塲自此無訟矣兇公所遭之人其
最難終者又有三在
憲廟時寵宦汪直梁方李孜省皆欲援公為助公委
曲辭解而稱謂亦不失正比直方孜省既敗他人多
貶斥而公獨不汚以終在
孝廟時陝西鎮守大監劉琅懼公來陝巡撫寓書中

貴以沮之然公之才望見知　君相中貴不能移也乃反調琅於他鎮而公更見重於琅以終在武廟時劉瑾肆威毒害縉紳雖以他事詿誤公罰米數百而公竟無可疵咎以終此三者尤人所難能也然則扁全終堂者之君子其亦深知公乎蓋公生應祖夢諱曰季麟少治毛詩及春秋精思勤誦夜或不寐鄉染為之罷礙既藉郡庠提學棲稱選入白鹿書院益諳理性中遭家變躬事新水膳價過例拒而不受事覺獨免及其鄉舉之年江漲迴洄遂為寇識若

夫順以事可安孝　以事梅月友以誨公儀慈以訓諸子若出天性然則公之全終也亦其善始者乎周氏子孫其知所以世守其風哉。

定性堂記

定性堂者岑山書院中之講堂也初岑山先生程侍御良用爲秀才時常偕同志讀書岑山篤志正學謂洛陽程子論道定性爲要其於經籍微旨聖賢奥義盡在於斯遂扁厥堂朝夕請事既舉進士推府汀州擢職内臺清戎兩浙皆以所學於是者行之雖遇權

姦勢豪廷諍便便不一齟齬卒官之後民頌其政士思其德於是徽守鄭君王采取輿論呈諸巡撫陳公文明乃即侍御之號建岑山書院云於內起定性堂其後立侍御祠室以詔來學至是其子進士默來南京問記且曰今之學者不於內則於外於外者窮塞於內者荒唐則何以謂之實學嗟夫定性之說橫渠張子問於先晦菴朱子釋於後固已悉矣又何說但其書曰猶累於外物者言失其內也曰恶外物之誘者言失其外也故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也故在外之

如是而后性非急空空非寂滅

物其理皆寓於在內之心在內之心其理皆通乎在外之物不可以物爲非我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之說也不可以心爲無物也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子思之說也是故有聖人之事焉有學者之事焉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其喜怒因物之當喜怒者聖人之事也心求其大公物思乎順應當其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學者之事也今以聖人之事而語學者是中人而語上也茫無所進矣今以學者之事而語聖人是上人而語下也泥不能明矣

天程張朱皆大賢也故其論皆已幾於聖初學之士其必自學者之事始乎不然岐徑一差幾何不爲入定出定之禪乎張濬言岑山去郡城一舍壁立中江障堤率水卑視群峒撑柱穹蒼左右紫流遠與金焦爭勝已有定性之云故侍御取以自號而書院亦以是名於其堂遂昭然扁也

衍慶堂記

衍慶堂者錫山鄒邦美甫之所構也先世文忠公浩以直臣鳴宋其弟洞亦有見義之風焉而未仕也

爲其慶以遺子孫至我

明有靜脩氏者遂作堂所居之左扁曰承慶五六十年矣其孫尚以厥考智卿遺命別爲堂其右扁曰紹慶智卿諱愚號拙隱生四子而甫其季也紹慶後析爲尚之產甫遂於紹慶之南又作堂焉扁曰衍慶蓋亦智卿之遺意也夫堂以慶名本易以積善建也故善有餘慶不善有餘殃鄒氏自文忠公兄弟以來殆千百年矣其子孫皆番庶碩大彬彬焉侃侃焉雄於錫山者非其善也而能有如此之慶乎夫慶固不外

（六字出據一刪諸以直之一字該盡出處根脚宋扁曰剛善莫如直）

於善而善在鄒氏者亦不外乎直人之生本直而況文忠公兄弟以直開有鄒乎故出而仕者直則進言必正守官必廉奉法必公處僚必讓御下必惠有益於君民而爲國之慶也處而隱者直則治行必端臨財不苟脩業必實居族必睦處鄉必義有益於子孫而爲家之慶也若徒以慶名堂而善不足以潤是堂焉非邦美之本心也凡爾有鄒子孫其勗諸

嘉樂堂記

嘉樂堂者錦衣徐東園子所搆冢宰白巖喬公所題

則何以言嘉樂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君子嘉會足以合禮故曰嘉禮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故曰樂故嘉而不樂則其嘉必不恒猶夫不嘉也樂而不嘉則其樂必不真猶夫不樂也既嘉且樂君子於此以定禮而觀道也夫東園子者　中山武靈王之裔孫也累葉勳戚亦云貴爾錦衣席餘蔭綬厚祿亦云富爾乃富貴雙遺驕泰並忘既篤循墻亦嚴茹素皆可謂幾於禮矣乃猶自視歉然每懷靡及夫東園子持是心而不已也豈有不底於嘉者乎於是日臻暇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東園子有復道之風乎今以詩洲交情者

都人士艷慕之像然於文墨之似列嘉樂若子弟此記如焦尾之琴清音聽

歲履優游既鮮憂懼亦寡局促興至則詩賓至則觴宜乎其樂之若此也或曰古之言嘉者多驗於人其論樂多以貧而見故嘉客嘉賓著於白駒鹿鳴之什帶索而歌乞食而詠則榮啟期陶淵明之輩今表於東園子堂不亦左乎曰嘉在交會之間初無賓主之別樂在心體之安豈有貧富之分使東園子以富貴而樂也誠難與論嘉如其不以富貴而樂也又何必與榮陶等而後然哉隨之九五曰孚於嘉吉言嘉之道必有諸己而能孚焉斯為可樂而吉也吾固知東

園子顧謂茲扁一有不嘉即不快於心必其念之所
興身之所接盡於嘉乎乃然後泰然樂以無窮也堂
成於某年月日在
高皇帝賜第之左南面凡若干檻近大司馬浚川王
公亦有記

鎮鄖樓記

邢臺人三君震太守鄖陽四年矣胥史法百姓安盜
寢無事乃正德甲戌春正月以鄖中譙樓先火乃築
基如閣甃以甓洞門橫達門涂方軌基廣七筵五分

海內如鎮海鎮戍樓之類皆托名也不然何鄖甲近日之事亦有大不鎮者它可例矣

蓬之三深以五蓬崇二仞旋楹其上二十有八箇崇四尋三分尋之二復檐連甍重栭累節丹牖朱檻虎軒翬桷處此鍾鼓以告人晨昏夏六月落成初撫治鄖陽都御史劉公琬肇建斯樓名以鎮鄖後合肥人張公淳東平人王公憲相紹撫治咸符劉志太守克承其下斯樓乃考乃使使二千里取記史氏高陵人呂氏曰斯樓木石積也悉能鎮鄖哉諸公托言耳往年趙鐩諸寇刼掠竹山鵠醜西侵竹谿房縣也鄖雖東有方城黎子嶺南有天馬西有九室石門黃竹之

（郡國樞鎮屬職屬與諸公不陟郡地里耳此文稍識大概而亦諸曉事情留見郡鎮屬碑剡多甲兵錢谷之司信所為鎮者有在也樓之有無無坊）

險亦爾摧兀不鎮剡斯樓也當是時也微太守守于下諸公續撫于上鄖幾不有鎮鄖者其在諸大夫乎故以慈惠鎮鄖則鄖親以紀綱鎮鄖則鄖理而不亂以忠信鎮鄖則鄖慈以禮俗鎮鄖則鄖雍睦以什五鎮鄖則鄖有勇內不虞變外不怵寇斯鄖人瞻諸大夫若斯樓矣不然樓百丈高奚為昔者楚子商臣滅江六庸爾橫也麋子師百濮次于選楚人謀陟阪高以避夫鄖故麋也我憲廟乃立郡焉然隸荆襄距楊越通川陝隣徐豫四

省之交。萬山之會。江漢之津。金錫之穴。流離之聚。風塵之所也。諸大夫之在斯也。其上者則克斯撫。其下者則克斯牧。豈惟鎮一郡哉。斯　皇圖之大賴也。不然百姓聞樓鐘鼓之聲。固有蹙頞者矣。於是介者持以告太守鐫諸石。又以告嗣治郡者之諸大夫。

悔齋記　爲崔子仲鳥索作

涇野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其求已也惰悔欿悔歇悔泄遺悔欺悔蹙悔迂悔冶悔漫漫爾悔孰孰爾悔怠滯爾悔粥粥爾悔束束爾悔自是悔。自畫悔。其處

凡悔易言凶悔遯世不知不悔者君子也此記不可不記

人也亢悔軟悔慢悔諛悔矜悔譎悔可詒也悔隨悔枝悔求悔觸觸爾悔訐誣乎人悔狎侮于人悔毀悔譽悔其求權也重悔輕悔高悔卑悔隱悔露悔進悔退悔同悔異悔既過而悔悔無悔者吉不悔者凶數悔者憂憚悔者吝更悔者勇滯悔者懦吝懦近凶憂勇近吉憂存明勇存敬明敬存乎志

首山記

首山者大參王公拱之之別號也拱之襄城人首山在襄城南三百里其西為具茨又其西為紫雲又其

西壯爲嵩高爲少室爲大行西華群山崒嵂咸胎於此故首山云山陰舊築別墅南面　墅皆名木善卉春夏翳蔚憐懞冬亦蒼翠三槐慢庭門耀五柳幽窈奥欝恍若洞天其東南則王氏佳城密邇乾明寺松檜森蔭接別墅汝在別墅之壯適別墅則濟汝汝壯有頴頴至襄城曰潧河潧河與汜駢而行東淦昆葉水也亦與汝汜潧河襟帶首山拱之當其隱而未仕也日遊茲山南望桐栢西瞻具茨壯眺嵩少以周覽汝頴汜淦於是吊七聖之迷問洗耳之故訪漢尖

仙人樓閣崒嵂九萬里突風霧而摘星辰而丹楹碧牙未嘗不當人眼而手可攀足可踏此文

似之先生因進首山干道也

之遺傲莊列之夸。揚考叔之類。隱終彫之户。思子產
霸越之烈。乃辭首山渡濟而涉易。壯至于恒山。棲栖
鳳闕之下。啓青鎖。駁黃麻。封皂囊。嚴廊之俊稱忠直
焉。拱之曰恒山。雖榮不若首。陽樂已而西往三千里。
至于太華。遂適遊終南。惇物崆峒。賀蘭。汲黃河水。灌
其棠樹。騰涇渭。灃汝漆沮。以膏黍田。旬宣之際。雖因
于虜寇而不怨。西周之地稱清惠焉。拱之曰太華。雖
高不如首。山遂涇野子曰。我知拱之矣。蓋欲自茲首
山遵淮而東。渡汝濟。超徐兗。登太山而觀滄海。拭日

月之坻。瞰蟠龍之窟。斯歸休乎首山耳。果若是則斯首山也。真可以首天下山矣。

容菴記

辛卯之秋。徽府學生程爵。赴應天鄉試不第。將歸見其父容菴君。其友胡大器曹廷欽因請作容菴記。則問之曰。何以謂之容菴也。兩生曰。容菴先生尊賢禮士。好善能施予。襟度宏闊。古所謂汪汪千頃陂者。當其器識亦殆庶幾乎。是故以容名菴。蓋以著其志云。則又問之曰。兩生亦嘗學斯容乎。當其德容也。如舜

汝泗沱潛皆稱洋唯江海稱巨津焉此之為記記其至巨者也

之容彖禹之容有苗孔子之容桓魋孟氏之容臧倉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不亦可乎當其不能容也管叔而誣周公張耳而毒陳餘公孫弘之逐仲舒林輔之間九齡安石之黜君實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不亦不可乎兩生曰然則所謂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者非歟曰在外者不可必也在我者不可小也然則何以學容曰同人於野然則何以學去不容曰無我二三子皆微士也爵又在容菴庭訓之下宜皆從事於斯乎容菴凡三繼建在嘉靖某年

月日

耐齋記

耐齋者何石州二守鍾君主毅之別號也齋何以耐名也主毅君自游鄉校耿介不屈暨任福建都斷克慎庶獄清白自持嘗奉檄督部官料上入京師毫髮無取其守閩安夏鎮痛革時弊私鹽禁貨罔敢有犯時有閩海風清之譽及二守石州糾集民兵把隘據險以遏寇虜岢嵐重塞賴以寧謐他日催理邊儲不畏權勢亦可裨於國用爾乃年未六旬高蹈山林泊

耐之受用極廣何得住

可蹈水火而當射虎亦極烈也

先生此記辭約而意足何異東華津吐一滴千金

然世故晚節益堅夫世有四耐焉耐欲者則不屈於物耐劇者則不擾於事耐挠者則不折於勢耐窮者則不貪於位然則主毅君之以耐名齋者固有見於斯乎主毅君之子貴嘗從予遊焉問耐齋之記予謂四耐雖在主毅君師道當動心忍性無所不耐以底於道焉耐齋光永不可耶齋扁其年月日記在嘉靖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儀真公署

別解梁書院記

涇野子自解梁書院且行謂王雪岩子中既丘孟學

先生謫解久而去解后猶卷卷解也豈但無忘并州哉先生志在唱道論辨神情尤獨注焉此之為別王神情之所注也

王克孝曰三君子稔知書院之所起矣予於嘉靖三年八月抵任九月即謀斯舉於前守林南江當是時止創鄉賢祠一所中祀州及五縣名哲工未完而南江逝矣於後即祀之前立禮和堂延子中及展文質張師孔主教董蒙兼率鄉約善民一時風行而屬邑耆俊士亦多至者朝夕絃誦朔望冠射彬彬乎濟濟乎斯其地有不能容矣於是名公鉅卿鴻儒碩彥來觀禮讓者歲無虛月皆隘是地焉而莫能闢也巡塩祠公三至斯所獨悵然曰斯一可洪而大之以容諸

費後疑乎即捐其贖罪米錢紙計百餘金移州擴治
焉而諸士民見之亦多向義輸財來效工食費乃於
禮和堂前建仰山堂其前四齋相向一曰讀律誥二
曰課農樹三曰正婚祭四曰均市渠遂取鄉約耆民
所長者分處四齋之中然仰山堂成而對山康子適
至題其前曰彝倫攸叙置對一首則欲跡箕子而不
直為文中也後堂三齋曰禮樂曰射御曰書數者則
居蒙士皆於子中典焉其禮和堂後有格物誠意正
心脩身四齋則居學中生員願來者二三十輩而孟

學統之其西則構養正館蓋以予方與孟學克孝同寢處禮和堂乃以是為子中所居以授童蒙蓋谿田馬子近至之所處也其東因構鄉約所焉於是扁義門為禮義相先之地扁先門為解梁書院而初公所建大坊則直達東街之通衢也其院中滕植條山之栢溝引龍谷之水前者為方塘後繞於祠屋採蓮種芹無往不可蓋三年而始成予坐仰山堂之上見條山當面蒼翠四圍日夕玩至忘寢食或聽耆民讀至誥之文或和童子歌幽雨之詩或課俊士誦周程

之書或得黎庶輸金矢之說悅若身除羲黃之世而莫知其他也他日觀築堵曰板板皆吾心所在有一士妄焚木屑者則撻之曰汝知此木之義乎雖尺寸未嘗科於州人謂其樹曰種則隸也害則予也力則隸也心則予也毋折予枝毋踐予本夜聞擊折者以觀號見逸或寢者且笞之曰與汝是地為逸乎與汝是屋為寢乎且汝有是身止於工文詞謀科第以為人乎抑以求汝身之所始思汝心之所終觀天地之不遠念父母之常存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以求不同

注野雖在此一段正論風骨宿必垂金石而不朽

於秋草者乎予往矣三君子幷識之以告諸俊蒙稚及乎三年之所常言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記四

遊龍門記

龍門古今奇觀在秦晉之間萬山之會禹治水極力之地形勝甲於海內久懷遊覽而未獲內濱子曰天下之美不努力一至惰違不可補他日谷泉子西巡亦猶是興也乃四月之初實齋王子以隨谷泉子之清戎也先自安邑至河津以俟二公明日谷泉子自萬泉至又明日予自解州猗氏至又明日內濱子自運城至是

溝道
茲厚
獻策
何如
生一
水也

日雨甚內濆子陟降懸坡跋涉泥潦不倦也既且集二公曰如來日霽天貺佳期矣來日者月五日也果霽於是實齋王子先往龍門予繼往以同俟二公道過辛村謁卜子祠召其雲裔撫問焉有題詩壯至清澗風大作從者曰俗傳食豕肉請禹廟必風予未諾然以懾寒入福聖寺加衣無錄途中作風滋甚返袂蒙面衝風而往過神前村始至龍門山麓乃緣棧道步屧而升一吏外持以防惴墮既謁禹像風益焚輪起撼松栢騰砂礫上蔽天日下掩河汾肅肅然森森

然其若蛟變虎嘯而禹在殿上使群性持罍斧秉神斤以闢龍門也然實齋席設亦無豕肉王子曰俗傳於義無害亦可從未幾二公亦經卜子祠而至既拜禹升殿有携尊從者置之神几內濱子曰禹惡旨酒可避之東下谷泉子曰禹所惡於酒者旨也此酒不足以當禹惡酒行移時食且舉風息食有饅頭飣其餡者豕又不風不知俗傳者何也土人又曰此地日有潮風蓋兩山夾立而大河中出嵐氣縈迴空洞薄觸即颼颼無所於散此或其真云若乃食豕犯諱厚

誣聖人於經無取焉食既乃遊觀四壁金碧丹青十三雕謝蓋自六籍群史四書諸子凡言禹事者無不開方絢識且筆精意遠非時二可到殿記在元真年間此壁之圖必其並興關中人稱岐山周公廟畫殆不過是也既　進謁後寢見塗山氏像止二嬪侍側而冠裳樸質猶可想見古風出廟西南乃拊青蘿緣曲磴以上望河樓即谷泉子所改吞吐雲霤樓也在龍門東關之上蓋梁山中斷而東峙者也前臨中流上作石室旋柱其外以為傳廊室塑十閻羅像俗言

至此絶險之地與死爲隣也樓外俯黄流凌白雲孤山直對其前而雷首中條渺渺冥冥作見乍沒皆入望眸從人舉爵者三而風又作不可留乃附僕背蹴蹬而下二公先適流丹亭實齋王子比至河堧以觀遡舟予謂斯樓不可無識也乃獨上寫一絶於石室東壁而下二公使人召予至流丹亭比倚石崖其南半懸中流栢柱斜度其下上用板棚鑿板如井口以汲流即取勺水於滄海也亭扁則白嚴喬公小篆谷泉子其筆焉取焉下亭乃從内濵子比就實齋王子於河

堧路西即河其東皆恠石層崖崒嵂崎嶇不可以步而內濱子飄裔如飛子刀追不能及至堧則西山東轉北遮河流不見來處跱灘環望四面皆山如人院落其前則兩山拱峙真若龍門有煤舟自北絡繹而來棹歌漁唱不可殫圖此其為禹穴乎或曰龍門之外河洲之上青草萋萋黃沙瑩瑩視河之高不過咫尺若遇秋水泛溢雖百里之漲千尋之濤不能浸一坏土焉是則禹穴者也內濱子曰禹古今之大智而乃沒身於此乎谷泉子曰會稽亦有禹穴云在其

之塢方欲即舟北行以求所謂玄流三汲浪者或曰在金門五七十里或曰在吉州百餘里不能往徘徊悵望而西方孤雲與寒雨驟至乃即挽僕南返盡天下奇觀不欲人盡覩而風雨幻忽雲雷時出亦此山之神靈點脩餘登來者之瞻乎然斯遊也不可謂不窮其隱而得其奇矣故既歸夜夢猶在此山之上明日以告二公二公曰子可作龍門風雨遊記以發精一執中之妙遂分題爲四韻一詩并謁大禹廟及谷泉子龍門懷古者則又次其韻共八章云

江山明月詩酒故人原是士君子笙歌太平之具無足多者至以寬嚴論政以唐虞徙倫以精

遊燕子磯記

己丑之歲三月丙辰虛齋王子崇數弘齋陸伯載及予同遊燕子磯蓋講之去秋而今始踐之者也是日晨興予獨先往北出觀音門即傍山西行其路磽礪偪仄輿馬皆難乃令吏扶持迤邐而成登弘濟寺階磴十數層病足艱進一皂前挽衣扶一皂後擁推之兩吏攙掖而後上出寺而西則觀音巖也怪石磊嵬蒼岱蒸蒸是上接雲霄而大江自龍江關西南來直過其下俯按女墻脚之頗可驚駭僧曰此其下基皆石

義入神為究竟便有乾坤胞與氣象其眼底煙雲盡空中樓閣耳豈觀山玩水放歌歟人者流哉

甃僧衆朝夕行循坦途爾予嘆曰果然苟有基雖臨深淵亦無妨也昔列子言當呂梁之上履危石足二分垂在外而不怖者尚未似僧言穩爾乃從僧上觀音閣閣亦傍巖下就江唇築基基上交豎九柱皆冊柱上棚棧構閣閣三面皆闌干憑之瞰江若在樓舡頂立也是時晴見萬里日映碧流江豚吹浪上下逐波西望定山細如蛾眉東指瓜步小如丘垤他山皆閃閃冥冥如落鴈蹲鵠不可辯矣昔予在解州嘗遊龍門酌底柱登流冊亭汲河烹茶以吊禹墳至此乃

勃然興懷將天下奇觀尚有過斯二者乎夫河北方之經也夫江南國之紀也而龍門底柱以及茲巖不可不謂之能觀瀾矣已而曰彼禹之親窮其源流者又不知何如也閣之東巖上有石刻詩乃白巖喬公篆書覽畢方欲和之而虛齋至未久而弘齋亦至乃解袍帶復同升閣上流覽嘆賞久而後下虛齋欲列椅懸巖下對江而酌予頗難之弘齋曰此何妨昔予至天台鴈蕩天柱一峯突兀崒嵂四面如削其高不啻數百丈亦嘗茶酒其下予聞之又飄然志在天柱

二時明刻一人
[illegible]

參頭矣嘆曰安得素心人共晨夕於此以終身邪虛齋曰近亦厭俗累爾予曰此又非物來順應之意大政則亦有然者矣惟當求諸已不當疑諸人我無滲漏他何足較弘齋曰大抵置得喪窮通於外物而後無不自得也予曰然今之為政者徒知征民而不知民之所以征徒知杜請謁而不知請謁之所以杜是故寬行於催科之始者仁也嚴立於請求之先者信也是時虛齋方有少參典糧之行故及之已而虛齋又列席於觀音堂予曰此非唐虞也二君因論及禹

以至聖不可知之神予曰則何以能神弘齋曰物至無不知則神虛齋曰精義入神予曰精義乃入神之路非所以盡神也若無所不知亦自神之用而言爾必也其至誠乎惟至誠則能公且明明而不公非神也公而不明非神也是故雖妖孽或有善焉雖禎祥或有不善焉故至誠如神也是時酒殽既行僧茶再至而予和白巖公詩亦成卒爵欲往燕子磯虛齋乃招二舊師來泛舟而往舟中猶傳杯不三爵而至觀音港解舟登岸[illegible]朋先至水雲亭其[illegible]

前溪所書精采如神存乃面江小坐與觀音巖看江又不同矣遂上謁壽亭侯其祠左緣有大觀亭亦前溪書至此看江日隱斷雲煙霧霏微蒼茫無際與水雲亭又不同矣遂攀松捫蘿以上燕子磯磯皆甃石疊起水圍三面其石罅猶見江轉磯底比可以高覽八極無礙也乃弘齋欲坐於磯盡頭予力挽之而後坐中磯道士曰五七年前江衝磯前故磯下水深不可尋丈自立關廟後水頗遠磯而去今南徙磯東數百家矣然斯言也特欲靈雲長而實不知雲長也二

君皆補和前詩、虛齋又命行酌、然酒鑪中火寂、三召之而不至、頃一介來曰、有尊官三人者、已遣人至此掃庭除治器具、夜即來也、可先去、是時已暮、弘齋便欲拂衣回宿觀音巖、予與虛齋皆不可、虛齋曰此或其道士誤遣此介爾、召道士而數之、道士屈、予遂作發燕于磯詩、以發笑、火至酒熱、傳杯與酣、北望泰山、東瞰蒼海、灝氣縈迴、靈光掩映、蓋又不知此身之在天地間也、抵暮而下、則虛齋又命列豆籩旅殽核於水雲亭矣、予曰此又非唐虞也、盍平日與二君交遊

常曰唐虞時言人之短不為刺言己之長不為誇故禹或曰吁而臯陶不怒臯陶或自曰都而禹不嫌後世口雖溢美心實隱情在外有餘在內不足學廢政弊皆此出也故飾情之辭過禮之費彼此有見稱唐虞規遂命僮子撤其繁品三人兩几一燈長江已而盪櫓槳呼欸乃泊舟投磯者皆次第而來虛齋曰舟中之人至此亦可謂得所止矣予曰然恐懼憂思好樂忿懥於是時皆免乎二君乃補和予磯上詩而予方懷前溪水雲之書欲題而未竟也乃皆入道院就

寢夜中鳴雨大作頗擾夢寐晨興詩完書卷于倚磯亭中垂畢有報大常西唐牛公毅菴黃公自祭天妃廟放舟來矣二公聞予三人者在乃即枉顧於倚磯亭揖罷乃遂邀往大觀亭云有設也予三人者送至水雲亭暫憩二公請延上座固辭西唐曰此繁文不可有予曰此文却不可無爾遂酌二公而後赴大觀亭之宴因述昨暮道士之事為一大笑云予問自西來新亭何處為的西唐曰擾擾循傳其敗在江西南而後東入于海歐今馴象門外為是予曰志稱勞勞

亭亦近是此或然也於是西唐或舉海上諸寇自尉
佗以至孫恩或舉太行諸賢如岳飛劉因京房東皙
許魯齋之輩而不以為誇也發菴或言曲江何真開
嶺保障之功或舉昌黎元城東坡避地之美而不以
為謙也於戲自
聖祖開國以來混車書於六合兼江河于一統故予
得與諸公登斯亭也言徵今古氣吐風雲人秦越而
志合地南北而道同雖約之於半年乃遇之於不期
情本玄通義則神授笑語無擇酬酢不筭則予常稱

靈谷本
哥先生
直妙絶
項清郎
[illegible]妙
[illegible]

唐虞之風者不在斯行乎當是時也霧雨飛冥魚龍上下長江與天同色燕磯與岱圻高果心曠而神怡真忘形而無我遂歌伐木之篇載詠山徑之曲而不知其聲之魯也歌亂虛齋弘齋皆賡之不已以賛投壺而散然獨予酩酊殊甚與過佛國寺而後醒

遊靈谷記

三月之暮五山潘子約諸僚同遊于靈谷予以足疾不能遠馬賃輿先往蓋靈谷之松亘四五里周幾十餘里東至木公山以為界森鬱茂密不可數計而縱

令人把翫神魄夢到靈谷矣太山岩岩却有千萬株松杉則所謂衆山色相也先生有惡重重矣

橫絡繹雜列間植微銑離甃路則不得其門而入矣實予心所耽樂而酷嗜者往年同南橋李子日千而始往不久即返未盡其奇於心恒不忘故五山約亦不俟聯鑣而獨先也至第一禪林門即下輿步徙里餘就蔭佇立四面眺望虬枝蛟枝如麻如蔔然體幹瘦細多不可棟間有三二合抱連圍者則又為群木壓挽匝擠不能直挺予嘆玩焉而又步徙其下瑤草仙卉碧紫爛熳或並藤蘿纏樛縈蓋問諸吏皂不知但曰野花則又嘆曰彼抱美含芳于幽獨而不名者

懷高而有遐思多情哉

其殆此乎。比至方丈門見洪武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高祖七勑備言栽種松竹果子之由禁止薅取松枝牧馬打草之事乃然後知此寺風景所造甚遠而今日公退遊覽猶蒙其蔭也再進至青林堂見簷前懸榜

高祖親制山居詩十二篇賜覺義清濟者益悉靈谷幽勝乃知此寺非偶然也及登堂而覺義可浩出拜曰公忘往日竹澗之遊乃久不至耶予曰一年一度到山中耳未幾五山及婁山秦子在軒胡子雍里顧

源頭活水

子郭山況子皆至南橋以目疾不至乃為團聯坐蓋以況子孫予及五山也予曰山遊猶熱古禮在軒曰此郭山之盛德乃遂舉達磨面壁之事學亦良苦予曰是蓋入定之功然使其心有所定雖終日入市朝猶寂寂爾使其心無所定雖終年面墻壁猶擾擾耳斐山曰聞有寶志公像安在雍里曰殿後予曰亦當見其像矣清臞殊甚在軒斐山曰果亦出塵郭山若曰況居廣居者乎而未盡言也五山遂舉其鄉寒山拾得及豐干和尚昇天入岩之事以難衆予曰太虛

人物實一體也太虛之氣不得不聚而為人物人物之氣不得不散而為太虛若曰仙佛白日昇天彼太虛茫茫何所安着安得不謂之散而無邪但世之忠臣義士聖人大賢其所養者既固則其殁也氣未遽散有時烝蒿悽愴猶露精采人皆神之雖鍊精葆氣之士其道雖殊然而死亦不驟解散或依草附木托親倚故時一見焉好事者益張大而奇異之故有今說然其氣未有久而不散者今夫呂嵒鍾離何以不數見邪雍里遂證以遊魂為變之事或曰堯舜只他

烝蒿果烝燒春磨者安所施乎日亦可以警無良厲奸僧者

幾千年其心至今在者何曰此却是真神也若欲堯舜復生而見其形不可得矣何以曰羹墻見堯也曰譬如人子將祭先人其夜夢見父母依舊行坐依舊說話又或入室而聞嘆息之聲是時父母已不存然而夢中白日猶能見者蓋神交也夫心之誠即神也子之神即父母之神也若欲見他人父母雖用意作夢亦不可得是故天子有天下故能夢帝賚良弼若士庶人自無此又曰鬼神亦甚顯即看天地便見看日月便見看吾身便見在軒曰程子何以曰若道無

時。安能信得及。若道有時、賢却向某討。予曰此又非天地日月之鬼神、乃世人所常云云者也、於是諸君頗有然與之意、而與遂曰不知文帝前席賈生時、曾論至此否、已而五山又舉海門牛渚潭產龍無數、傍石厓近水處皆龍窟、或出沒焉、或卵育焉、舟過其下亦不傷人、他日黃龍初起、有楊氏者射之中其一目、黃龍遂將楊氏舟挾置山巔、然至今楊氏亦無害其餘數十舟當時反皆覆沒不知何也、予曰龍德而正中者也、豈有所擇乎、曰是則數十舟之覆不幾遷

以龍神物以珠比德不可與蒸龍者同日語

怒邪曰龍精子曰雨不見乎石其被耿也未免詹怒震騰風雷雲雨並作數十舟者適當其處故覆楊氏舟或近岸傍山故不及若龍有意則楊氏舟不止此矣但楊氏射龍自是不可此物能興雲雨以生人而乃害之是將受學於支離也亦異於周氏之輒蛟矣五山又曰龍見珠則始成龍子曰龍始生角翼未具既又有角而為虯有翼而為應九陽之氣既完而有珠乃始能變化升騰耳故語曰掘驪龍之珠猶為道以明著為致曲之驗也雙山雍里曰龍自有珠為是

然是時已過午遂出遊大佛殿又其後登禪堂崇峻弘廠爽人心目而寶公石像正當其下為吳道子所畫果非塵世形態旁鐫自著十二時歌予謂諸君曰天地且以十二時分晝夜此歌雖向晦宴息者亦忘予恐其并日出而作者亦非矣又北觀寶公塑像在浮屠塔下旁有長梯壁立不可上乃已遂出東觀八功德水之九曲曲上一松奇古或云

高祖掛衣處其前辟礎散布半掩苔蘚欲求其故不得召浩浩以足瘡辭不至則遣一僧來問松不知問

硯不知問壁間畫亦不知曰如此則曰如此曰非是則曰非是予笑謂五山曰此亦子鄉之寒拾邪又曰如此却是真僧爾遂至無梁殿殿皆瓴甋作三券洞不以木為梁只此一殿費可萬金其規制又多自齊梁時來

國朝離或補葺然必不加也五山見木主書諸尊者名氏猶以問僧僧亦以不知對遂皆笑而出乃上西廊觀吳道子所畫折蘆渡江及鳥巢佛印三教畫壁婆山曰此三畫猶可此則不可此則者謂三教壁也

予曰雖猶可者。亦皆。僧欲。輕帝王。小公卿。而實未能。忘之本相也。乃還登青林堂詰浩請之何以不來浩頗辭屈五山乃又行酌且飯酌未半有滿親住持者來叅持學士顧公詩以觀蓋顧公九和依僧語作二偈爾觀畢滿親請茶許之時日已大西遂行而浩乃送至琵琶街自鼓掌請聽琵琶聲口蕪呼諸從者亦鼓掌予曰月泉足又不瘡手又能琵琶矣浩亦大笑然實未有聞也因問此殿前何以有此聲浩曰空谷作聲爾曰此殿以上凡四五層其上者何以無此

聲浩不對在軒窗山皆曰山谷之聲太近亦無太遠亦無虛實之間遠近之中乃又夾以長廊俯以崇臺此感彼應氣使然爾遂西至竹澗有閑闢僧鑿板實以通飲食實上懸棲雲處三字予曰此室中亦有雲邪浩曰雲則無處無之曰若果棲雲不必用此板隔限矣五山遂屢以偈語詰浩浩不能對以他語應遂出時滿親以邀茶至見壁上懸二尊官詩浩與滿親猶指矜云云曰僧但不到家到家便見其家中所有無爾遂還予先至朝陽門俟諸君而後別五山名頴

字叔愚寧海人婁山名儀字相之臨桂人南橋名清字介卿龍陽人在軒名廷禄字原學雲南人雍里名夢圭字武祥崑山人郭山名維垣字翰臣高安人予則名柟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

遊高座記

五山子既有靈谷之遊予欲南遊高座寺未有期也乃四月五日予適有斗酒隻鷄欲邀諸僚於部選官廳而予方查吏冊未畢畢則諸僚多歸止復邀五山在軒二君以共酌已又移酌於省中竹樓已又移酌

學機先生每所撰記意瀟而神到詩雖而肯深

於雙松二枳之前蓋皆前此未到之地清幽無塵鳥鶴時來真市朝中之山林爾既而曰予欲數日邀諸君於高座登雨花臺以看江也傾之有交魄鮮魚者在高座時便神遊八極況絕予古不覺暢然曰此其促高座為來日乎夫古有肥肫肥牡以速伐木遷喬之交予有白鷺鮮魚顧獨不可邪遂發請明日公退南橋先至予始至未幾五山在軒郭山至未幾雍里雙山至是日南橋初得三月中邸報於是談王道頌

聖學或論人材之進退或言政事之因革辯而不激

政也以其才與學與識到處皆

政與學也

直而不劌身在高座之上而心如遊司聽之中蓋諸君勤政體國遊觀未忘所事如此饌既乃北入永寧寺上木末亭亭在聚寶山巔長松巨杉皆在其下然不可一蹴上猶令吏皂夾扶三四憩而後至每憩必依松靠栗或蹲或跱又或迂徑躡石乃能再步登亭四望草樹殿閣參差晻映蒼翠無際絕可圖畫乃嘆曰身果在木末乎然微此山有基豈能至哉乃重有感於務本云亭中三爵以解倦而僧出滌道近酸頗有野趣啜茶茶不及山下茶遠甚蓋水難也遂還至

高座乃飯、予嘆曰江南自有此奇以供遊玩是以往時雖名賢碩彥亦沉溺其中其君亦或開宴於松陵岡或舍身於同泰寺偏安江左不復知有中原山水誤人人誤山水邪若江北雖有高山穹林人多勤苦其中不知登眺亦且不暇郭山曰江西亦然然尚有樸意既而曰即日雖遊覽登眺興豈盡在是乎已遡山遠出先去五山在軒南橋入座於方丈深處雍里乃復言及六代盤遊如彼而今六合混一且有茲遊固不勝於往時邪鮑謝諸賢不足道矣予日時之治

亂、亦係文之高下、異時靈運以傲、休文以冶、鮑江以怨、吳孔以怒、莊融以碎、陵信以誕、劉孝綽兄弟以淫、湘東王兄弟以繁。睡淺而捷。總詭而虛。故六朝危亡易於反掌、諸賢當任其咎矣。諸賢者一時之耳目也。然至唐而始少變。猶未盡復焉、雍里曰唐之元結、意頗高雅、文亦脫俗、曰次山者其泉先生之所好也、往在京時至更舊字元明為次泉以比元禾、如竊記丐論、以及五規二惡、雖謂之明道亦可也、當其造詣高遠、不在昌黎之下、而磨厓之頌、漫郎諸詩、李社豈能

及乎雍里郭山皆以為然予曰斯遊也亦不可無詩以紀於是雍里已有吟意乃復入尋三君於方丈深處然亦剛談恨又未聞爾遂同詣雨花臺臺已為遊人所擾塵囂不可登悵望而歸步過安穩寺五山曰此寺必佳乃又往入先門見婆羅栢爾是寺僧皆衣藍言貌亦異而遊人絕踪乃引至後山其巔比雨花臺更高數丈寬五七倍隔松杉看江若練帶森森晶晶從西南來五山喜曰吾固意有此奇景爾遂藉草列坐共為

眺覽笑曰、雨花臺之阻、恨瘳矣、遂還、

遊鷄鳴山記

鷄鳴山為南都之勝、久懷遊覽、改官南曹三閱年矣未能以償此願也、予僚郭山況輸臣於四月十三日公退之暇、邀諸僚同造焉、予策馬以赴、而五山已先至、乃登憑虛閣以眺、浩然嘆曰、我

高祖開創之遠畧、規制之深意、於是乎在目前矣、故增都城於東南、而建　宮闕面方山也、取四方山河意立太學於西北、而營堂齋倚鷄鳴也、取震興勤苦意　陵寢在東、因鍾

凡登此山者想見我高帝遠

名不遠但其馬
以伯王業勳類
石此

阜也、倉庾在西、邇長江也、演武於內外教場無處而非警惕也、祀功於上下山巖無時而忘勲勞也、後臣當何如以保此志邪、於是五山為予指點龍之起伏、極言風水之盛、既而曰、但外城甚遠、居人稀疎、防保頗難、曰此亦可謂遠慮、明時方以忠信為干櫓、禮樂為城隍、且聖祖意甚廣大、若非遷都北平、此地至今即儀鳳麒麟之外、皆其比、如櫛矣、已而進山南橋、至已而在軒、至乃又起馮欄問商陸、辯王瓜、既坐南橋

頁者虎、合言生時

孝慈皇后之崩、

高祖使人察諸監生之妻無哭泣者遂斷績麻之賜予與五山曰此真父母與子一體之心其當日　恩德可想宜其能肇造乾坤於後日也酒行食有桃仁在軒曰此桃杏皆曰仁其意甚美郭山曰取生意爾五山曰瓜亦曰仁麻亦曰仁皆此意予曰黍稷稻穀却皆曰子槐枳却皆曰實蓋惟誠則仁惟仁則能生育而為子其義一也此古人所謂糟粕煨燼無非教者先聖名物豈偶然哉已而在軒領憑虛閣曰今有

此論此閣却不虛爾曰微此吾輩又安能有所感而言邪五山曰此閣異時絲竹歌舞之聲日不絕響吾在監齋時猶恒聞之今日却漸好矣曰官僚若有公暇小適可借此談學論政觀覽景象以暢襟懷縱監中後進聞之亦知矜式若流連劇戲如六代淫遊真可鄙爾雖以雷次宗之開館齊子良會文學之士以抄經史於此亦非不美然資浮靡而工藻麗則又何益諸君皆以為然已而雍里至是時先生者皆有酒而雍里獨醒予曰吾六人者嘗各陪雍里一爵雍里

先生一步一話不忘學政二字真意到景生三十六宮鄰是春

執不肯皆再請之雍里曰某固當有後至之罰但量淺爾予曰雍里之言婉而不迫如此乃已爵再行遂此上浮屠塔然病足艱登乃令吏皂牽挽攙扶止到第二層兩股蘇蘇不能舉在軒雍里獨至其巔已在軒亦來六人到坐塔中傳杯三巡以解勞在軒曰程子所云相輪即是此予曰今與諸君已坐酌其中矣又曰雍里久而不下將貪詩逃酒耶樊山曰此四字下得甚當予曰予數人者皆四海九州之士一時會晤於此得以論心觀物豈亦得哉所願盡去世調一

意太真爾。諸君又深以為然。已而雍里亦下巔來。問曰不有所詠。必有所得。雍里曰其上所見與在下一般。但鷹隼之飛。湖山之勝。益親切爾。予曰子可謂極高明乎。既而下塔旁立。指塔曰適到某層某層。雍里曰在塔中。不知其高。自下而望。乃如此太高耶。曰高處皆自此起。五山遂招遊於塔後。竹林至則林中茁芽如盂如盃。五山命一僧看守。無令從者傷折。且曰此以慰其心爾。在軒曰此林中又雜以一果樹。更好。予曰在軒每有奇見。又曰古今人不相及。今日竹

林之遊昔賢恐未有此於戲雖酩酊之中不出準繩之外乃真遊爾已而僧折笋送茶果分外清遠茶畢五山言有僧秀林者善琴可往一聽至則秀林鎖門出賣藥長安市去矣予乃戲爲一絶於是五山又促行者追召秀林未又秀林果至焚香坐操顏回一曲五山謂予曰可反前詩矣予又戲寫一絶乃知凡遇不遇皆未可定也遂還至憑虛閣以飯飯已命吏取卓上殽果分散僧衆及從人蓋不知其爲郭山設也時予已醉甚微聞五山曰此意甚好然瞠目而視見

南橋獨醒曰南橋當陪酌南橋以手指目曰目疾雍里謂南橋猶系心於目也予遂為短賦而自吟之於是郭山曰他日之宴未有若此歡晤之甚者豈其地宜有今日邪予曰程子不云此地不知前此曾有人到此說此話否遂皆出閣揖散馬過十廟時月已盡光華矣照至其家是日倦醒無病再日而後能興

遊牛首山記

牛首為金陵鎮山每登城中高處輒見山之雙角如牛狀往時僚友陳曾南數言其勝且言獻花巖尤奇

示所撰志祇南且年半未能一至四月十九日雍里顏子有牛首之邀明日南橋李子有獻花巖之邀予甚謂同僚曰二美恐難並得或風雨炎暑之阻亦不可知他人聞之亦為予慮恐夏且半暑已盛不能遂也又期予先出門過承恩寺懋僧白雲方丈白雲即出諸公卿詩卷蒙以已作已作中有心未了之句予問曰僧今年幾何曰八十五矣曰年已如此何事未了曰自覺尚有未了處爾已而雍里至予問壁間懸賦何人作僧曰僧自作爾頃又言某太監者已亡可

[illegible]八仙洞不佛寺應酬不暇描寫不盡

惜實玉家貲盡爲他人所有予謂雍里曰此僧未了者名利心爾既又曰僧先住梅花水是時無水住十日祝佛水即出且洪大懸流有群鳥來翔自爲鄭太監所邀至此向時水閣亦減火曰白雲來此幾時矣曰二三十年曰亦有前異乎曰無曰住梅花水十日且有水出鳥翔之異二三十年於此乃無一異何邪曰僧悔至此爾曰然則爾心未了者雖謂之此可也已而五山雙山在軒郭山皆至既飯乃行雍里以其與易予與予辭不得曰苦道也乘之先往乃至牛首

之背嘆曰俗言

高祖恠杖此山獨不比拱此或誤傳乎盖天地間萬山環列而江河四統其中則堪輿也此牛負而戴之首宜其南向爾再行里餘山益陡峻輿夫力罷予與五山下輿令吏扶持步徙少息輿夫因訪識擇樸二木于五山然輿夫遂長往不待雙足刺刺脫脫不能舉武使呼輿夫輿夫始候乘因曰以佚道使民雖上山亦易也此至弘覺寺即古佛窟寺也偕行有嘗先至者自下而指之曰某為文殊洞某為兜率岩某為

捨身巖予視之高幾千丈壁立峻絕決不可登舊傳高一千二百尺周四十七里者豈盡然邪在軒曰尋當至是爾比入禪林先門過天王殿石磴百層如甃壁然予又恨足攢眉懼不能登於是令兩皂擁擡一吏引袂而後上有長杉數十章并古松夾植堂涂幹捕霄漢葉蔽雲日而竹梧楓梓亦附植錯列可棟可梁可宮可廟陸可車輿水可舟楫文可琴瑟武可弧矢嘆曰美材盡在於是乃見於佛氏之域耶過金剛殿階蹬亦峻嶒陡絕其右有虎跑泉僧云草衣文殊

講授之時有龍女送水雙虎跑地而得此泉味甚甘洌然此或倡神其水而以名也上大雄寶殿其月臺有銀杏一株曾被火焚其身復生枝幹而身畔燒痕猶存然可五六人圍葉散布蔭蔽墀砌雙山曰此樹當時止燬其幹其根未傷故有此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已而薙里遂舉酌於銀杏之旁而在軒獨登文殊洞兜率岩自山巔松杪青巾白衫揮扇而下衆共瞻之至席遂談岩洞之幽勝而五山雙山郭山皆有意興飄然起觀塔影去矣在軒舉舊

有二友見矣也途中群行一友閉目而過一友正目而過正目者曰此亦人子也見之當視如已之家人親戚亦何妨予曰此閉目者亦未為不是雍里曰古止說非禮勿視爾予曰昔予弟栖年少時隨予在太學嘗出行不拾遺黃金環後馬谿田以告監丞陳陜州先生先生謂諸舉人曰栖事亦佳更不如拾而懸票于衢令遺者得之尤好予曰陳公之言用也予弟之事本也則無異於在軒之二友矣於是雙山談及塔影予曰此不惟閉門有孔視之則有不然則無須

視之果然盖塔尖自門孔中透入故有倒影爾於是同諸君上石蹬瞰辟支像出憑石欄遠眺見萬山之間來年已黄稻畦方青予曰此果江南之樂土也在軒曰有山可薪有隰可田果然遂西至文殊洞懸石磊磊不可入而五山雙山邀予坐其中摩文殊之肩曰爾安知吾輩至此邪又令從者移去洞口香几遠眺江山畢見出洞予足已跛矣雙山五山又邀往兜率閣捨身岩予不能去雙山曰為其名不可邪曰其實不能爾二君躍然往遂登其巔去矣而在軒雍里

郭山亦自他峪去予遂引一僧以還其鷄藤山虎之細檉葉栗花之微皆自是識也至碧雲堂上前屏遂書一律既而諸君方還雍里乃洗酌碧雲堂上而五山在軒各言所見之勝在軒曰兜率之上是何物五山曰予手浣佛脚之水身臨昭明之池予嘆曰二君所見雖有不同然大畧皆已到山頂上矣視予全未往者可柰何是時佛前麥燈一掛五山曰適北來途中見收麥甚喜窮民足充口矣郭山曰見男女勤苦塲作又用碾磙甚可愛此江西所無曰此則江北盡

然耳道見此不覺興緒思也在軒曰可移去卓燭獨觀麥燈好去燭而麥燈頗暗五山曰當再添一撚在軒曰恐傷籠反不可諸君皆曰可謂能防患矣予曰每添一撚則增一明雖三五撚可雖百十撚可若手巧目不妨籠但籠周柱條則當減耳程子所謂減一條火一條暗也諸君大笑以爲然是時五山與極高遂同雙山分榻於辟支洞西而在軒亦宿萬山拱秀方丈晨興雍里郭山因言及爲學之事予曰竊謂自古道統之傳無過好問好察捨已從人乎蓋此非克

已者不能也遂同二君往問三君宿處先過在軒而五山雙山適亦下岩來憑軒南眺見群山羅列如揖如踞皆在目前而青雲紫霧或流山腰或冒峯頂在軒雙山又恨此障予曰此本山谿所能且其粧點變化精神具在正可細覽若赤日特照則焦土頑石並見又何觀邪五山亦曰然既茶而出欲往視五山雙山宿處二君曰既歛衾枕其處亦非吾所有矣乃自下瞻望良久而南橋自城中五更起至矣蓋日昨爲太夫人忌辰也雍里復邀至碧雲方丈共飯五山又

欲予同觀佛脚泉昭明池然予足不能行矣止逐西觀龍池白石爲坎深方數尺水清見底冬夏不竭其旁皆石崖壁立高數十丈穹窿幽險五山曰此正龍起處是行也微陰有凉飈雨夜中作遂霽

遊獻花岩記

南橋催赴獻花岩予與五山獨先出禪林翠微以往遇陡絶則又下輿小步五山乃出夜中所為詩三篇以觀有慈民之心焉有復古之志焉雖上輿猶諷誦之不已比過長庚池則又下輿並觀池水乃遂至獻

流麗之文飄飄羽化時若欲飛動人

花岩洞、洞當岩下三尺、石轉為深室、內有懶融僧像、洞東石穴為門、出門則獻花岩亭也、而白岩諸公皆有題、白岩題則自篆者也、坐定僧德遠送茶、而雙山南橋在軒雍里郭山皆來、坯望牛首、婉如圖畫、懸掛目前、已而入寺登殿、僧衆皆擊鍾磬、誦彌陀、魚貫而逆、遂上觀音閣、看牛首益真切、南橋乃令設一几環坐、取酒解勞、旁有紙帳石床、一僧宿處、於是者十餘年矣、或嘆其難、予曰此正可憐、使果有所得、猶不枉一生、不然、秪同一禽鳥耳、昨見牛首禪堂諸僧亦類

闕色相如玻璃九轉燈不盈不注非拙非巧為吳道子畫出

是何異土穴中獲鼠邪可惜誤用力於是而終無知也郭山以為然已而德達又引上翠微亭予與在軒各坐一磯五山雙山及南橋郭山遂上山巔攀松倚拳而立自予坐處望之又如在平地望山上人也及南橋又取壺榼至諸君亦少降周環各坐一磯傳觀五山三詩而後下德達遂獻茶於小星槎流觀莆汀諸公番題有一僧在東室閉關已半年矣言貌如焯灼能予曰此僧若能為學何所不可出赴南橋之席於官廳南橋談及

武宗南狩之事予遂言涂水寇公應變救人之政諸君皆以為賢南橋又言陸司成之事予又述何栢齋往日講書并與虎谷王先生論馬陵格致之說諸君皆欣羨以為未嘗聞也是時日已近未諸君先返以赴來日坐部予以倦病不獲同歸送諸君將下山還卧官廳榻上未成寐而在軒又送酒饌來予不能禮使者於榻上作謝帖去旦日向晨始能興然猶惛眩無精采有僧元太虛者年七十五矣謂予曰近有一僧道山者北京白塔寺僧善說佛經兼通三教可召來

為公解問於是德達即往呼之然予方欲便使僕持杖防虎遣山後去比還而道山已在門候因問山所說經是鳩摩羅什時譯耶山遂自周昭王漢明帝佛之出沒沿革以及姚萇興父子崇尚之詳歷歷道之不遺予曰僧亦用此多識乎山驚笑予曰不防有識而後可去識爾山曰佛有五蘊六根六塵八患五十一箇心法八十八使九十一思惑識亦不可無曰苟有識雖千萬心億兆根塵患惑皆有也若是則何以能入定山曰但不視外物返觀內照久靜則得之予

僧亦九九乎其圓通天

曰此恐未然夫人已睡着而心或在千里之外五欲之中者有矣安能內照山曰雖夢中亦要捉得住此心可曰此功當在未夢之前可爾既夢安能捉既捉安能夢山又笑又問牛首見文殊辟支二像何時僧也山曰文殊修行於五臺只今亦常放光山住五臺時近五臺數百里內時有五彩雲物張布或自露其身曰爾當時何不手執其衣而問之光何以止在五臺又何以止露身於五臺山花岩處何不露身山曰亦有對面認不得者曰你試放一光吾觀之山亦大

笑不對謂元太虛曰公知家中話又能破識矣辟支者何曰辟支有二義一曰圓覺一曰獨覺夫佛者覺也是又一乘法也予曰佛固是覺不知覺欲何為曰欲明此性爾明此性欲何為曰人當臨終之時皇皇張張手忙脚亂此時若能捉得住此性便不隨氣飄散有所安泊矣曰安泊在何處曰佛有五乘有天乘有人乘有聲聞乘有圓覺乘有菩薩乘見性者皆入乘矣雖投胎奪舍皆可矣曰臨終之時不用捉拏所之以還太虛如何曰可惜此性爾曰然則佛

師玄

教真私爾夫人人皆有此性與太虛同體若明得盡時則人人各得其性生死隨氣與太虛流轉不消把持不用着力方是正理方是手段若如佛言既去人倫又奪人舍遂比父母懽如夫妻淫詖已甚又安有性邪其狹小亦甚矣山曰佛界甚大此中國止為東震旦世界蓋有三千大千世界有億萬對日月有億兆箇天地故龜茲之西浮泥之東無窮極也故曰芥子以納須彌爾曰爾山却未悟邪此正其狹小處爾且山除東震旦界再曾到幾箇世界邪山笑謂元太

虛曰公是家中語曰予未讀佛書此但以我所見難汝爾然山亦聰明不知初從何師曰山少受學於泰楚山故有今覺曰楚山吾亦會會善臨王羲之字嘗出以示予又對予談及建文永樂間事此人恐非佛學山謂元太虛曰公又破吾師矣曰覺亦不難雖六祖菩提樹之悟亦不難但持行則非易爾山曰山至此已數年亦數為各寺所請講法華華嚴楞嚴金剛諸經久矣然言下輒悞者亦少安得謂覺易乎曰爾所說者經爾曷不與之說心彼心明自有戒行不愧

於佛雖非中道亦是修善昔寶志公說法天為雨花雖是譬喻然亦可見當時僧衆亦專篤法戒矣山曰說心正是不落筌蹄然山亦嘗就眼說眼就耳說耳矣曰爾當就心說眼就心說耳可爾道華嚴有四法界然以予觀之只有一耳山曰一在何處曰總。討。一。便。不。是。一。又曰山亦好箇資質可讀儒書儒道本大山曰淵魚各有性雖釣不上船予曰爾蓋陷溺之深者未可以言辯也遂下岩田復過甜白雲方丈又自謂其舊日功德以索矣予曰有是功德而為鄭監守

墳惜哉作一詩與之而歸歸後翼日祁暑又翼日大雨不能晴乃知數遊山林亦有天數焉初予恐及他人為予慮者皆過矣

遊盧龍山記

嘉靖壬辰九月六日葉子大暨黃日思楊叔用周宗道倪維熙過鷲峰東所曰予僻居未遠出今登高節且至盍為盧龍遊乎期九日往時小疾辭曰當十一二日乎曰雖十四五不可乘月行哉約已七日天大雨八日雨九日又大雨十日至十二日雨十三日霽

諸友曰涇野子智乎乃申前約遂於十四日至山開宴於東道院老子堂中維熙曰傳謂夫子稱老子猶龍又謂問禮於老聃果然否曰猶龍之說恐其徒之溢言問禮之事今固存於曾子問篇矣由其徒之說必欲尊彼而抑此其辭誇由吾儒之言也必欲虛已而問人其辭平孔老公私之別於其徒亦可見乎已而子大言莊列書亦多識見有筆力曰斯其人資質亦高邁學孔氏之道不能乃馳騁已意綦捏人名虛設事踪漫爲支誕之辭思與孔氏並傳蓋其原出老

氏於是世之資質敏達跌蕩者多流溺其中而不覺當其弊足以惑世誣民猶龍之說其殆斯輩之爲乎昔程正叔不讀莊列書蓋有以也酒行數巡殽俎錯陳有水陸之珍焉予詰之曰往與講顏子簞瓢之樂此設得無不相信耶予大曰若顏子之宴夫子亦必備物以致敬曰如顏子必備物而後爲敬夫子焉取於屢空而少西氏者宜非夫子所說矣酒半躡石磴以上山諸友先往俟予予二僕攙扶而升路峻險甚至翠微已三憩叔用待予予嘆曰登山之難如此乎

叔用曰爲學如登山果然曰叔用於登山亦見學乎不可畏其難而遽已遂竭才以上至其巔巔磨盤平即閱江樓舊址縱目西望方山青龍東峙牛首花岩南拱其西定山迤邐綿亘黃岩裹江而東直抵瓜步皆可見也內則鍾山崒嵂建極而起萬松森蔚

祖陵攸棲而長江羣峰四面旋繞真天造地設乎下見艨衝巨艘往來絡繹指北而超足可觀一統之盛而吾輩學爲輔君以保治者誠不可忽也初

皇祖欲建閱江樓於此惜其費財垂建而止乃嘆臣

下無一人來諫夫此樓若建費亦不多乃
皇祖猶有此言若見後世無益之作不知當何如也
然則臣子或遇執藝之職者可但已乎於是諸友以
爲然已而子大曰此山如許之高既登而天猶如此
高也曰子大何相信之速乎豈非因予說顏子事便
欲仰之彌高耶時旁有藤蘿附松而生綢繆松身蒙
蔽其頂且著花焉日思乍不識也怪而問焉叔用曰
此樹本松也被他物纏繞遂并已身亦不能辯曰昔
橫渠謂人被流俗習染如直木爲藤蘿牽扯解支蔓

自可尋向上去者其殆叔用之言乎時有數鳶且飛且鳴旋繞空中適當坐上徘徊久不去宗道曰今日可謂見鳶飛魚躍察於上下矣予大曰鳶亦有識矣古人謂大馬仰秣豈虛語哉叔用曰將此鳶亦知道乎曰鳶非知道者也知鳶飛者道也予遂有即月雙鳶度乾坤一水流之句須臾晚煙四起皓月東升遂偕諸友乘月而歸作遊廬龍山記

思政軒記

軒在府廨中堂之前西偏太守王玉谿先生之所構

（旋繞時且鳴）（徘徊）（趣）

也軒儲經籍律令數十本大守退堂而居軒中于是考古于是準令思政之所未行者而行焉思政之所已行者而質焉故軒名思政亦玉谿子用其泉涉先生之言而扁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玉谿子為秀才時已沉涵六籍政之體具矣為御史時已條暢群律政之用行矣乃又構此軒而思邪夫禮之無盡如林葉之難數也法之無窮如蘭絲之難計也非禮之難數也理以時而變化不可泥也非法之難計也法數借而變化不可

一物飛動江于而素姿丹頂飛然青田之類也

吊人以為烏鵲者以為鵲吒文清紡如之

定也故經者律之本也律者經之推也經以月律無
廢道律以行經皆良法是故君子思焉傳曰思曰睿
睿作聖夫王谿子之所思乎政者其志遠矣不然軒
前之花卉春榮而松栢冬翠者亦其云何

九江同知黃性之去思記

雲南大理黃子性之爲九江同知未洽三年進陞南
京左軍經府越明年九江耆老數人謁予大常南所
爲性之跪請去思碑予諾之而未以應也未幾予改
任太學矣去年冬予轉官南禮部九江人又數輩謁

予於寅清堂跪申前請予曰往已諾汝固不可食言且性之之貳九江又無太守之專汝等何思之切而求之數乎對曰吾黃父母官亦嘗署九江篆矣不食九江一杯水不用九江一片紙予曰居九江地不用其水饔飧奚具爲九江官不用其紙文移焉行對曰本此四府衙有井額辦有紙不擾諸民間是以言不用也予嘆曰果若汝言則性之真九江之父母矣夫世之爲守令者豈無長才大畧然在位民或畏如虎狼惟恐旦夕之不去也遑任民或恨如仇讐惟恐他日之復

廉能雙事之要廉為之

本此四知一錢可鑒也

黃君清白果爾

倘其才

能並茂
所循良
德也記
未及之

來也夫何故凡以剥民之財而餒其肌膚耳乃然後知古之留犢懸魚者雖非中道爲貪夫疵其矯激其畏天命悲人窮之心殆亦聖人之徒也故予每見縲寡孤獨之苦而恒切守令之憂然則黄性之知解州事矣後予兩過解州解州士民言性之與九江人畧等則性之之治九江可知矣則九江人所言當不誣也性之名敏才起家雲南舉人

定遠知縣劉侯去思碑記

定遠民有九十四歲者張源撰其去任知縣劉君德

先生據前為文刻若果有循良之風哉彼張杜之銀鍊桑孔之漁獵曾不若一令也

輝政蹟一編凡十有三畧率縣中父老數百人達於若篆主簿熊慶演求立去思碑熊曰慶演有少年時交呂涇野子者樂道人善盍往問之於是生負沈愚者民孔銘爭走來予以多病辭數月又來曰劉令去任久也。未嘗以是邀民。熊薄他縣官也。不能以是逸民。出於草莽之志。求報鸞鳳之政。如之何其拒我士民也。且夫治是縣者宋有包孝肅元有安承旨自是以來寂寥不繼碑如不作不掩人之美乎按況民曰承荒役之後民半逃移乃給票令[illegible]

恤或賑糧助牛未及三年流民孫演諸人復業計口殆至五千拯疲畧曰目擊時難雞犬不存每為流涕乃罷除濫征冗費及諸里甲科害經歲隸不下鄉而又春秋行省勸貸移牘其後牛羊蔽野鳳臨諸縣多來就食息盜畧曰本縣界於江流之間鹽徒盜賊時行流刼乃立保長甲長分領村鎮互為應救撾鑼為號差功行賞如有被盜之家責償保甲行及朞年夜無吠犬屯田畧曰飛熊英武及留守七衛屯田坐落本縣然軍民雜處衛署隔別訟輒經年乃待之如一

無所低昂分斷田產惟秉至公悍卒豪民罔不懾服
化暴畧曰禁斷土豪喇唬不得侵奪細民包攬差稅
陷誤良善或誨諭以榜或覺察以方或懲戒以蹟未
久潛孚革面變為平民止訟畧曰凡諸詞訟止仰告
人拘提到即剖決輕重咸允犴無繫囚塘堰畧曰當
農隙時設塘堰長鼓率使水人衆脩理塘堰至三百
有五座其雖耕窪處又作私塘數面灌溉咸足因致
富庶蝗畧曰嘉靖七年蝗飛蔽天乃禱祀遣捕備極
誠懇蝗入他境焉畧曰差徭大馬多負京債痛革其

弊民用不擾里畧曰革除大小直日年省里費一二千金里用一人支候餘務農業抄户畧曰禁除里老群醫不得二季下鄉抄户并斷時奉舊習飛錢走稅為村落苦門畧曰日輪陰陽生一司典門簿雖豪宦公謁亦必注籍私囑請託不容吏畧曰設立考牌給付各吏升堂抱比若有稽遲計件痛懲事無廢閣涇野子曰後世郡邑民庶未獲安養者惟為長吏者狃於畏豪右通奸讒重賄賂行請謁肥身家殘窮獨雪貧賤故爾今觀劉德輝得定遠民心者惟改是爾嗚

呼諸畧豈惟定遠一邑可行哉雖四方令用之亦可也豈惟定遠一時可思哉雖百年思之亦可也德輝名熇直隸完縣人起家嘉靖辛巳進士今陞戶部主事慶演山東博興人本鳳陽縣主簿以賢能調署定遠篆相成其事者為新令吾省渭南賀君應璧甫

重脩昭慧院記

昭慧院之建未詳時代在南陵城東三里俗以其在涇陽渭陽咸陽之壯也又曰三陽寺經歲既久垣圮瓦脫鼠穴佛股雀巢伽藍之耳正德庚辛間住僧滿

愍率寺旁居民銀柰銀孟常陳景陽諸人各捐貲物召匠重脩佛殿僧房次第改新周垣百堵堅高倍昔工訖礱石矣乃介銀生世華以問記呂子曰往年柟嘗遊終南至草堂覩鳩摩羅什之塔覽法華經之栗矣然塔院蕭條羅什骨存而不知其栗也雖彌昆吾御宿之谿然今已為王人者有矣況爾愍輩此役者哉愍曰登覺岸者不以興替渝念遊菩提者所知奉佛而已今茲衆生沉欲海而不悔焚忍坑而不濯投利穽而不怨墜名淵而不悟死酣壕而不醒驚迷途

而不返。落榮綃而不飛。其此七難。不登諸天可乎。涇野子曰惟茲七難正生佛徒夫佛西方之賢哲也幻妄人生瞽瞍有為陰濁世界見病山河大地此其學雖非陰陽之正仁義之中然滅心以忘世絕塵以逃生指相以如來則豈今日為之徒者可捫其墻哉惟夫杖遠公之錫而三蘋不聞着達摩之衣而一歸未能誦白馬之經而百詐叢生晝祇園而夜花市身比丘而心跖術佛如有靈亦忘慈悲之心而加丘山之譴也況吾孔氏之徒者哉於是滿愍等謝曰微呂子之

言吾輩止知築垣究殿為事佛矣自命敢不刻其

於是歸而勒諸他山之石

登真觀記

旨哉記也

涇野子曰幾也者君子之所慎重也故審幾者賢見幾者聖知幾者神虛哉老子之於幾也何其肆焉而不審乎老子之道可以自守不可以及人守可以自庸不可以及人庸自守則鉅人守則孤自庸則行人庸則塞故老子之於幾未同焉耳故幾正而動之邪者有矣幾未正而動之不邪者未之有也或曰老子

為此文者留中

有一老子乎不然何其真透重裘也

孔子與老子有異同而無優劣故孔子亦曰老子其龍乎但孔

之於彝倫絕乎曰未絕故論子孫祭祀不輟言父子夫婦也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取天下言君臣也先後高下之論主客之辯言兄弟賓主也故違吾儒雖異其不同者寡也今其徒之於老子也守五病而又滋之以五異焉夫絕仁之義去父子矣絕聖之義去君臣矣絕義之義去兄弟矣絕禮之義去夫婦矣棄智之義去賓主賢否是謂五病戊己黃芽之徒完真之異也攘災祈祥之徒應附之異也五金八石之徒丹客之異也叱風呵雨之徒術士之異也周章化

子之道如布帛粟米可衣可食老子如飲露彩霞人不可衣不可食

緣之徒遊方之異也故五病興其徒無完人五異興其教無良法其幾使之然也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不可不慎其幾也故孔子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復之而實測之而實其敝寡矣老子之言惚如恍如影捕之而無實取之而無用其行寡矣曰老而其玄遠宏博則一也今之優老者尤謬

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焉天下先於治天下也何有老子之教可以治身乎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於治身也何有然則何

以病於其幾也曰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登真觀楊崇曉修老子宮成記於是以觀趾功次記碑陰以講老子之道記碑前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